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古墓之谜



I 561.45

64901

00001

11

古墓之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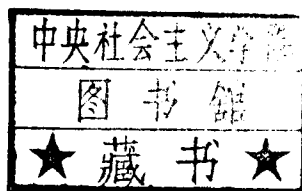
(英)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黄

峻 译



200405828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AGATHA CHRISTIE
MURDER IN MESOPOTAMIA
A DELL BOOK

published by
DELL PUBLISHING CO, INC
New Dell Edition
second printing—November 1969

责任编辑：黄知义 吴蓉娟
封面设计：贺 旭

古墓之谜 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 黄 峻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湖南长沙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8.25印数 2插页 183千字

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长沙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统一书号：10355·374

定 价：1.40元

本书奉献给我的 从事考古工作的朋友们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以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、《阳光下的罪恶》等作品，而为我国人民熟悉的英国女作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生前的又一力作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调查后发现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著作，仍是当前世界上畅销的作品之一。

《古墓之谜》书中女主人公路易丝是一个有爱国心、充满热情的人，她揭发了前夫德国间谍的面貌后，以后每次想建立新的爱情关系，都会受到恫吓，十三年后，她随新婚的丈夫利德勒博士，来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郊外，对巴比伦古墓进行考古，路易丝一直忧心忡忡，总觉得有人在监视她，迫害她，她丈夫十分关心，专门请来护士照料，但惨案终于发生，路易丝被人谋杀，另一考古队员中毒身亡，古墓被盗，比利时侦探波洛面对复杂的情况，进行分析和推理，终于破获了大家意想不到的凶手。

前 言

贾尔斯·赖利博士

本书所叙述的事件大约发生在四年以前。在我看来，把事件的本来面目形成文字，刊行于世，已是势所必需。那些荒谬绝伦，掩盖事实真象的流言和诸如此类的不经之谈，一直广为流传。特别是在美国的书报杂志上，肆意曲解更是纷至沓来了。

显然，事件的报道不应出自一个考古队员之手。考古队员理所当然会被认为持有偏见。

因此，我建议艾米·丽瑟莲小姐应当担负起这项工作，她来撰写是最合适不过了。她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，由于她以前同茈茨坦大学赴伊拉格考古队没有牵连，所以不致于引起误解。而且她是一个观察敏锐的目击者，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见证人。

劝说丽瑟莲小姐承担这项工作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事实上，对她的劝说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——甚至在此书脱稿后，她竟奇怪地不让我一睹她的手稿。我发现这多半是因为她在书中对我的女儿希拉，用了一些批评性的言辞。我很快要她抛弃这个想法，使她相信现今孩子们可以在报纸上肆无忌惮地批评他们的父母，当他们自己受到责难时，做父母的只应该感到非常高兴。再则，是因为她在文笔方面过

于自谦，她希望我会“纠正语法上的错误以及其它什么的”。恰恰相反，我是只字未改。我认为丽瑟莲小姐的文笔生动，别具一格，而且十分得当。如果她在一段文字中称埃居尔·波洛为“波洛”，在另一段文字中又称他为“波洛先生”，象这样的变化使人觉得趣味无穷，一会儿她会说：“别忘了她的礼貌”（医院的护士们是很恪守礼节的），一会儿当她专注于讲述纯粹是人们本身时——她又把最起码的礼貌给忘了！

我唯一所做的事，就是借助于丽瑟莲小姐的一个朋友所提供的一封信——不揣冒昧地写下了这第一章。我期望它能与此书的封面设计一样，具有这样的特征——那就是使人们对此事件的叙述者能有一个粗略的印象。

第一章

引 子

在巴格达^①的底格里斯王宫旅馆的大厅里，一位医院的护士正在写信，她的钢笔尖在信纸上沙沙地滑动着。

……好吧，亲爱的，我想这的确就是我所有的消息了。我得说能见点世面还是极不错的——虽然，我每次都认为我最喜欢的还是英国，谢谢你！你是不会相信巴格达是如此的肮脏和零乱——一点儿都不象你从《一千零一夜》里所想象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。当然，如果你只是在河上漫游，景色也还秀丽。可是，城镇的本身却太可怕了——根本就没有什么象样的商店。凯尔西少校领着我逛了逛市场，不容否认市场有种古色古香的风味——然而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货色，市场上的人们一个劲地老是敲打着铜盆，直到把你的头都敲疼了——要不是我有把握能弄干净的话，我实在不愿意用这些东西。你得要千万留意，别让铜盆上的铜绿沾到你的身上。

倘若，赖利医生替我洽谈的工作有什么消息的话，我一定写信让你知道。他说这位美国绅士正在巴格达，今天下午可能

^①伊拉格首都。

会来看我。这全都是为了他的妻子——如赖利医生所说的，她患了“幻觉症”。除了这些，他也没说什么了。不用说，亲爱的，人们都知道这病通常是怎么回事（不过我希望可别真的就是“精神分裂症”！）自然啦，赖利博士尽管什么也没说——但是他却带着一种表情——不知你能否领会我的意思了。这位利德勒博士是个考古学家，他正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为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发掘一个城堡。

得啦，亲爱的，我就写这儿吧。你告诉我的关于小斯达宾的事情简直哭死人了！玛特朗究竟说了些什么？

不多写了。

永远是你的

艾米·丽瑟莲

她把信纸往信封里一塞，在信封上写下：伦敦，圣克利斯托弗医院，柯雪姐姐收。

当她把笔帽套上钢笔时，一个本地的孩子走到了她的面前。

“有一位绅士要见您。叫利德勒博士。”

丽瑟莲护士转过身来，看见了一个男子，中等身材，微微驼背，棕色胡须，眼睛温存而又疲惫。

利德勒博士看见的是一位婷婷玉立，满怀信念的三十二岁的妇女，一张诙谐、幽默的面孔，镶嵌着一对微微突出的蔚蓝色的眼睛，金黄色的秀发闪闪发光。他思量，她看上去正如那种生气勃勃的医院护士所应该显示的神气：快乐，健壮、伶俐、庄重。

他琢磨着，丽瑟莲护士看来挺合适。

第二章

艾米·丽瑟莲小姐的自述

我无意当一名作家，也不打算参予任何有关写作的事宜。我着手这项工作完全是出于赖纳医生的请求。不知怎么的，当赖利医生要求你干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就是没法拒绝。

“噢呀，可是，医生，”我说，“我不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人——一点都不是呀。”

“别这么说。”他说，“如果你乐意的话，就把它当作病例来写。”

唉，只好这样了，你们就按照病例来看吧。

赖利医生继续说着。他说，对在特勒亚里^①所发生的事情，给予一个不加掩饰而又直率的评判是特别需要的。

“如果让一个当事人来写的话，那不会令人信服。人们将认为会有这样或有那样的偏见。”

这无疑也是对的。我可以说我既是一个局内人，又是一个局外人。

“你为什么不亲自来写呢，医生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当时不在现场——你在。另外，我的女儿也不让我

^①伊拉格—地名。

写。”

他屈服于他那毛丫头，简直已达到了有失颜面的地步。这话就要滑到嘴边的时候，我瞧见他的眼睛在眨着。那是赖利医生最糟糕不过的习惯了。你决不会知道他是否是在开玩笑，他总是用同样一种低沉、忧郁的嗓音来说话——有一半的时间眼睛都在眨巴眨巴。

“好吧，”我含糊糊地说，“我想我能够写的。”

“你当然能写。”

“可是，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下笔。”

“对此有个很好的先例。在开头的时候开头，一直写到结束，然后就停下来。”

“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开头哩。”我惶惑不安地说。

“真的，护士，比起知道如何结尾来说，开头这种困难真算不了什么。至少可以说，当我不得不要作一次演讲时，我就处于这种状况。有人竟会拉着我的上衣后摆，用力把我拉下讲台。”

“哈，你在开玩笑，医生。”

“不，我是相当严肃的。那么，你看这事怎么样？”

还有一件事令我担忧。我犹豫了片刻说：“你知道，医生，我担心我往往会——呃，有时会对人物评头评足的。”

“嗨！你呀，你对个人评论得越多越好！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——不是摆在橱窗里陈列的那种假人。评论——偏见——恶意——你爱怎么干都成！按照你自己的手法来写。以后，我们总可以摒弃那些中伤的言辞！写吧，你是一个明智的女人，你会对此事作出一个明智而又切合实际的报道。”

事情就算是办妥了，我答应尽我最大的努力。

我就从这儿开始吧。不过，正如我对医生所说的那样，知道从哪儿讲起真令人为难。

我想，我应该把自己简单地介绍一下：我今年三十二岁，我的名字叫艾米·丽瑟莲。我是在圣克利斯托弗医院接受医护训练的，以后又在产妇医院工作了两年，并做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私人护理。后来，我又在得文广场的本黛克丝小姐的育婴院里工作了四年。我陪同一位名叫凯尔西太太的人来到巴格达。她在生养时，我曾服侍过她。她要同她的丈夫一同去巴格达，并事先在那儿雇了一个同她在巴格达的朋友已相处了数年的保姆。原先主人家的孩子要回国上学，保姆已答应在他们离开时，就到凯尔西太太这儿来。凯尔西太太是一个娇弱的人，带着这样一个婴儿出门旅行真感到忐忑不安。因此，凯尔西少校安排我一道去，以照顾她和孩子。如果没人在返回的旅程中需要护理的话，他们将付给我返程的旅费。

唉！没有必要再来描写凯尔西夫妇了——这婴儿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。凯尔西太太尽管是那种有点儿多愁好烦的人，她还是相当厚道的。我非常喜欢航海，也从来没在海上长途旅行过。

赖利医生站在海轮的甲板上。他黑发，长脸，能用低沉、忧伤的语调说出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。我总认为他喜欢作弄我，常常说出些荒诞不经的事情看我是否相信。他在一个名叫哈桑^①的地方做民间医生——哈桑离巴格达有一天半的路程。

当我在巴格达呆了大约有一个星期的光景，我与他邂逅相遇。他问起我什么时候离开凯尔西夫妇。我回答说，他的问话

^①伊拉格北部一城市。

实在令人发笑。因为，事实上莱特夫妇（我提到过的凯尔西太太的朋友）已把预定回国的时间提前了，他们的保姆没事马上就会来的。

他讲他已经听说了有关莱特夫妇的消息，所以才来问我的。

“说真的，护士，我为你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工作。”

“一个病人？”

他皱起了面孔似乎在考虑。

“还不能说是一个病人。不过是位太太，有——我可以说——幻觉症。”

“嗨！”我说道。

（人们通常都知道这病意味着什么——药水啦药片啦什么的。）

赖利医生没有深说下去，他的举止言谈是比较拘谨的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“这人名叫利德勒太太，丈夫是个美国人——确切地说是个美籍瑞典人。他是美国一个大考古队的负责人。”

他向我谈到了这个考古队如何在发掘古代亚述^①的一个大城市的废墟，这个城市有点象尼尼微^②。考古队的住地实际上离哈桑并不很远，只是地处冷僻罢了，以及利德勒博士为他妻子的身体已经一直苦恼了不少时间。

“她伶仃一人整天置身于土著人之中吧？”我问。

“哦，不，他们有不少人——七个还是八个。我可不认为她会伶仃一人呆在住地。她处于那样一种怪诞的精神状态，是

① 古代东方一奴隶制国家。

② 亚述的首都。

她自己一手造成的。利德勒肩负大量的工作，他还是狂热地爱着他的妻子。知道妻子处于这种病态，他实在感到忧心忡忡。他觉得，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，并且具有专业护理知识的人来照料他的妻子，他一定会感到高兴一些。”

“利德勒太太本人对这事想法如何呢？”

赖利医生一本正经地回答说：“利德勒太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。可是，她对任何事情却很少在两天之内不改变主意。不过，总的来说她赞成这种想法。”他又说，“她是一个古怪的女人，八成是在装模作样。我猜想，她是第一流会说谎的人——但是，利德勒却好象虔诚地相信她是被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所吓出来的。”

“她自己曾对你说些什么吗，医生？”

“哦，她没找我看过病！她不喜欢我，不管怎么说——总有些原因吧。是利德勒到我这儿来提出这个计划的。怎么样，护士，你对此有何想法？在回国前，你也该游览一下这个国家嘛——我们在这儿的发掘工作还有两个月，考古是挺有趣的。”

我迟疑了一会儿，把这事在脑海中思量了一番。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我真的这么想，也许我可以试试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赖利博士说着嗓门也高了起来，“利德勒眼下正在巴格达。我就去告诉他要他来一趟，看看是否由他来同你把事情商议一下。”

那天下午，利德勒博士来到了旅馆。他是一个举止有些胆怯、犹豫的中年人，带着一种文雅、亲切又满是孤独无助的神情。

他听上去好象十分钟爱他的妻子，然而对他的妻子到底患

有什么毛病却很漠然。

“你瞧，”他用一种相当困惑的姿势捻着胡须说，这种姿势直到以后我才渐渐知道是他的癖性，“我的妻子的确处在一种神经不安的状态之中，我对她实在感到忧虑。”

“她的体质好吗？”

“是的——哦，是的，我想是好的。不，我没想到这病与她的体质又有什么关系。但是，她——呃——臆想出东西，你知道。”

“是些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可是，他撇开了这个话题，只是窘困地喃喃说道：“她压根儿就是无中生有，实际上我也看不出这些恐惧又有什么根据。”

“她恐惧什么，利德勒博士？”

他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哦，只是——精神上的恐惧，你知道。”

我暗自思忖，十有八九，那是药物所致。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！很多男人都没有意识到，只是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妻子竟变得神经质，甚至气质上也发生了变化。

我问到利德勒太太本人是否赞成这种想法，由我来照顾她。他的神情豁然开朗起来。

“是啊。我吃惊了。我十分高兴地吃惊了。她说这是一个好主意。她还说她会觉得安全多了。”

这种说法使我感到惊愕不已。安全多了。这句话说得太古怪了。我开始猜利德勒太太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。他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急切之情继续说着：

“我深信你同她会相处得很好。她确实是个十分具有魅力

的女人。”他释然一笑，“她会感到你将是她最大的安慰。我一瞧见你，便有这种同样的感觉。你看，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，你精力充沛，通情达理。我确信你正是露易丝所需要的人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努力试试看吧，利德勒博士。”我兴冲冲地说，“我相信，我希望，我能够对你的妻子有些益处。也许，她对土著人或者有色人种感到神经不安吧？”

“啊，哎呀，不，”他摇了摇头，对我这个想法觉得有趣，“我的妻子非常喜欢阿拉伯人——她欣赏他们的质朴和谈谐。现在仅仅是她到这儿来的第二个季节——我们结婚还不到两年——但她已经能说出相当多的阿拉伯语了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又试探了一下。

“利德勒博士，你不能告诉我你的妻子究竟害怕什么吗？”我问。

他踌躇不决，随后慢吞吞地说：“我希望——我相信——她本人会告诉你的。”

这就是我能够从他那儿了解到的全部情况。

第三章

闲言蜚语

我决定在下一个星期前往特勒亚里。凯尔西太太正要乔迁阿尔维^①，我很高兴能帮助她减轻一些负担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听到了一、两件有关利德勒考古队的隐情。凯尔西太太的朋友，一位年轻的空军少校，噘起嘴吃惊地叫道：“美丽的露易丝，这是她最新的名字了！”他转身对我说，“这是我们给她起的绰号，护士，她是以美丽的露易丝而著称的。”

“那么，她真的是那么漂亮吗？”我问。

“她对她自己是这样估价的。她认为自己长得挺漂亮！”

“别那么损，约翰，”凯尔西太太说，“你知道这不单是她自个儿这么想！不少人都让她给迷住了。”

“你也许说对了。她的牙齿尽管偏长了一点儿，但是她仍然具有某种诱惑力。”

“你整个已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了。”凯尔西太太说着便大笑起来。

空军少校的脸刷地一下被臊得通红，赧然承认道：“噢，

^①伊拉格—地名。

她有独特的迷人之处。甚至连利德勒本人都崇拜她走过的土地——考古队里其它的人也都崇拜她。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。”

“他们一共有多少人？”我问。

“有各种各样不同国籍的人，护士，”空军少校兴致勃勃地说，“一个英国的设计师，一个从伽太基^①来的法国神父——他从事铭文碑刻的研究——碑、匾这些东西，你知道。还有约翰逊小姐，她也是一个英国人——干一般的杂务工作。一个略显肥胖、楞头楞脑搞摄影的——他是个美国人。还有麦卡杜夫妇，鬼知道他们是哪国人。女的还相当年轻——看上去是个蛮阴险的家伙——呵！——她难道不恨美人露易丝！此外，还有一对年轻人，整个就这么些了。其中有几个是乖僻之徒，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不错的——你同意我的看法吗，彭里蒙少校？”

他征询一个年长人的意见，这人正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捻弄着一副夹鼻眼镜。

后者吃了一惊，抬起头来。

“是的——是的——确实如此——按各人的情况来看，是这么回事。没错儿，麦卡杜真是怪诞的人——”

“他那一脸的络腮胡子真是怪极了，”凯尔西太太插上一句，“胡子卷得是那么奇特。”

彭里蒙少校没注意到她的插话，继续说了下去。

那两个小伙子都不坏。美国的那个相当沉默寡言，那英国孩子倒有点夸夸其谈。巧得很，这和通常的情况刚好相反。利德勒本人是个极有趣的人——温文尔雅，和蔼谦逊。当然啦，

①北非突尼斯首都以北，一座有三千年历史，几经兴废的古城。